

舞劇《孔雀》

視覺的感動與自由

楊麗萍，是中國舞蹈在世界舞台的名片，尤其是她的孔雀舞。她最近與香港視覺大師葉錦添合作編排的舞劇《孔雀》，帶來震撼人心的舞台觀賞經驗。《孔雀》由眾多香港舞劇製作團隊打造服裝、化妝、製作技術、視覺設計、燈光等效果，呈現出舞者與設計師對民族文化的超然想像，予人天衣無縫的視覺感動。舞劇在昆明首演，今年4月在香港上演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霍蓉

楊麗萍是很嚴格的人，她很安靜、很細膩、很了解自己，她知道自己上鏡最美的角度，她喜歡穿長裙讓身體更修長，她在《孔雀》裡扮演薩桑。她說，《孔雀》講了一個簡單的故事，用生命歷程表現人性，用死亡找到靈魂的寄託。

女孔雀薩桑，來自梵文心經，代表光明與貞潔；男孔雀嘎雅，代表愛和奉獻，像有些人會拚命去愛、去奉獻；烏鴉，代表慾望、迷戀、迷失、恐懼，像人迷戀名牌、女人；時間，代

表亙古不變，很永恒冷峻，不會為誰停下來；神靈，代表關注，但不會為誰做甚麼，人痛苦了，神不會說不要死去，一切都得自己體驗。這些都是《孔雀》的內容。

五個角色構成九十分鐘的舞劇是一次性的表演，視覺上要有立體、豐富的感受，僅為了服裝，楊麗萍就兩次到香港，與葉錦添為主導的香港團隊共同商量，把她想要的精神變成一種力量，讓它有古今存在的面貌，在未來與復古交融，視覺感動寓繁於簡。



葉錦添為楊麗萍設計的紗裙，高貴典雅。 霍蓉 攝

親自力邀葉錦添

楊麗萍並不認識葉錦添，是因為《孔雀》，她才親自到他的工作室，邀他做美術總監。在她看來，《孔雀》的角度和葉錦添很像，是國際的、人類的、共同的，其新東方美學，完全符合她要求「人性上代表整個人類，視覺上代表整個東方」的要求。

而葉錦添，只和自己像的人合作，見到楊麗萍，便覺得她有信仰。他工作室裡的人偶 Liu 來自「泥土」，能變成任何人，就是楊麗萍強調的「土地」。Liu 原型是「原慾」，是楊麗萍強調的「生命本源」，他認為，把人的存在變成一個單元，東西設計出來，不只是身體的，還是精神的。在楊麗萍看來，眾生便是靈，樹葉落下，相互拍打幾下，就有了節奏，水草隨水擺動有了海



楊麗萍與葉錦添在討論《孔雀》的服裝設計。 被訪者供圖

菜腔，昆蟲交尾、青蛙翻身、蜻蜓點水的動物性愛遊戲，成了煙盒舞。他們，在相同的審美系統裡交匯。

葉錦添百次改舞衣

「衣服是有情緒的」。

楊麗萍的三套紗裙，粉、藍、鈦白都很素淡，是葉錦添親手剪裁的，做了三個月，改了幾百遍，讓她怎麼跳，都不會掉下來。加上一個個細節，手工刺繡、斷片縫合，孔雀衣服的美很密集，有一種精神狀態在裡面，優雅、哀傷、崇高……密度很強。

葉錦添把楊麗萍的身體，簡化為最有形的線條，成為一個有機體，是等比例放大的實體孔雀，並採用金色的舞台背景，使她脫離真實的空間超越現實，表達對彼岸世界的幻想。同時，神明的服裝剪裁像建蓋牆面狹窄的哥特教堂，有一種垂直的高度，給眼睛以快感，把人心引向天國。烏鴉，服裝中錯落的縫線，預示魔獸世界的冒險到來。時間，是等距離的堆積圓圈，沒有以前和未來，是一張白紙，關鍵在於如何把握命運。



葉錦添為舞者調整服裝。 肖全 攝

繁花似錦的服裝

全球巡演的服裝，必須結實耐用。楊麗萍對葉錦添的要求是高雅、古典、唯美、超現實、能跳舞等。葉錦添知道，孔雀注入了楊麗萍的私人情感，要把她的意念化為實象，並體現新東方美學的「覺悟」、「隱痛」。

因此，近百套群舞服裝在葉錦添帶領的團隊下製作出來了，他們是活躍於國際舞劇及香港各藝術節、實驗劇場的 Limelight Costume Services、翹藝工作室等。他們依據孔雀的故事、演員的動作如轉圈、彎腰、抬腿等，製作出合適的服裝。

通過服裝重量，帶出視覺上的美感，突出主角的形象。群孔雀衣服的黄綠色，取自楊麗萍眼妝的色彩。群烏鴉，黑色羽毛滿裝飾布條，這是她的骨骼肌肉，是陰溝裡骯髒的青苔在水裡搖擺飄蕩。樹根，是原始森林的藤本植物，是子宮裡的臍帶，帶來生命力。神明，莊嚴肅穆，衣飾中的切割與斜紋，注定了世間的固定法則。這種重複華麗的效果，就是葉錦添的「繁花似錦」。

人性與獸性的美學

《孔雀》的化妝由陳明郎負責，他曾為話劇、歌劇、音樂劇、藝術節擔任化妝師。他和葉錦添都對戲劇藝術及當代劇場有研究。他用獨創的立體化妝，配合高清晰檜槍化妝，為楊麗萍塑造出精緻的彩妝，讓她的神態帶有活力、好奇、矜持、敏感等元素，接近孔雀的天性。而楊麗萍也創造出一套手的語言，每個手指動作都不一樣，張牙舞爪的姿勢、翅膀抽搐的扭動，彷彿整個身體都在述說這個故事。

於是，半人半妖、時代感十足的妝容出現了。她的眼妝，在藍綠金屬色眼影上撲上亮片，勾勒出孔雀的鼻子、喙，保證了臉部妝容的樸素、自然、貼切，舉手投足中帶着婉約的姿態。群舞妝容以黃綠色為基調，是楊麗萍眼部色彩的延伸，折射、回應孔雀舞的美。

多維重疊的世界

舞台是多維重疊的世界。舞劇的燈光設計由馮國基負責，他涉足香港的舞蹈、戲劇、歌劇、戲曲等多種舞台。在《孔雀》舞劇中，他使用敘事性的手法，以簡單明了的衰落感，如男孔雀失去羽毛接近全裸的舞蹈，



楊麗萍和工作團隊在研究舞台效果。 肖全 攝

描繪出中國書法線性流動的中國美。

視覺背景上的錯落有致，由黃志璋與朱智峰所設計。黃志璋活躍於香港舞錄像藝術、獨立電影、地下音樂領域，這次的《孔雀》，注重舞台內部空間的時效性，背景像波瀾壯闊的史詩，山脈配合短促、空靈的簫聲起落，漸近漸遠，與人的脈絡氣血互相呼應。

於是，時間不是一條直線，結合燈光、音響、視頻、服裝、舞蹈，還有楊麗萍與香港團隊的眾多意見，呈現出精緻的舞台效果。

春天，是維米爾筆下帶着珍珠耳環的少女，是荷蘭畫派的自然界，是嬉戲嚷嚷的眾生，群烏鴉、群孔雀，一對對在叢林中耍鬧。夏天，是美麗優雅的薩桑，她愛上青澀年輕的嘎雅，兩者轉化為孔雀，在阿凡達的潘多拉星球，沒心沒肺地相知相戀。秋天，是烏籠，在圓形的劇場上，紅色背景預示了黑暗、悲慘的冥界的到來。冬天，素雅的東方沒有塵埃，讓人在空氣的透視中，看出思想的深度。



《孔雀》中，楊麗萍述說着永遠的甜蜜。 霍蓉 攝



薩桑與命運相遇，在簫聲中，她知道了為何世間總有迷戀、錯過和失去。 霍蓉 攝

《孔雀》的幕後推手

資本決定歷史，全世界各類藝術群體背後，都有各式各樣的金融團隊、金融家、企業家在支持，不管是畫，還是劇目。楊麗萍的舞團，也需要有眼光的資本做靠山，特別是，當她不再親自演出經典劇目，又要進行新創作時。

在一次演出中，楊麗萍偶然與香港結緣。楊麗萍公司的總經理王炎武，是公司發展的操盤手，為舞團的發展出謀劃策。此前，他任職香港怡富證券、摩根史丹利國際股本市場部執行董事，也是摩根史丹利私人銀行執行董事、瑞士銀行特高私人資產管理部的執行董事。他來雲南旅遊，在朋友的推薦下看了《雲南映像》，看完後很震撼，他找來楊麗萍，自願幫她處理公司的業務，從此香港雲南兩邊跑。直到08年楊麗萍不再演出《雲南映像》，投資人撤資，他毅然留下，成為「周末總經理」，周一至周五在香港工作，周六日飛去昆明。



嘎雅為了救出薩桑，失去了自己美麗的羽毛。 霍蓉 攝

融資打造《孔雀》

2012年，王炎武代表瑞士銀行作國際投資策略演講，介紹了楊麗萍的舞劇，將之與旅遊市場結合，打動深創投。同時，深創投也決定對楊麗萍公司投資3000萬，除去投資機構認購的30%股份，楊麗萍以王炎武為核心的管理團隊，留下超過10%的股權，成立企業管理有限公司，也就是，投資的3000萬中，深創投出資時，

1500萬，旗下雲南紅土基金出資1000萬，另外500萬由合作的LP出資。

王炎武成功協助楊麗萍吸納雄厚的國際金融資本，穩固舞團發展，也為楊麗萍親自演出，創作舞劇《孔雀》帶來可能性。

利用地域優勢

作為《孔雀》舞劇總策劃，王炎武認為，和香港團隊合作，是因為他們都是原生態的團隊。香港有很多受過國際訓練的藝術家，尤其是舞台藝術家，與有國際經歷的人合作，看世界、看事情的角度會更廣闊。《孔雀》現在到英國、加拿大等地演出，都要通過香港。

期待舞蹈新星出現

《孔雀》的出現，預示着楊麗萍舞蹈路線的調整。她發現，跳《雲南映像》的舞者，不太適合跳現代舞，身體的質感不一樣，國際舞台，欠缺既有民族質感又有現代意識的舞者。

為此，在《孔雀》未來的全球巡演中，他們將成立現代舞團，全國選拔優秀舞者，創辦中國舞蹈界史上第一個個人名義的舞蹈季，即「楊麗萍國際舞蹈季」，對選拔出的優秀舞者給予指導創作、資金支持，並讓他們加入舞團。楊麗萍希望，有一天說起舞蹈，人們會把她忘記，而關注新人。在她看來，獨立舞者不容易，堅持不下去是因為找不到樂趣，如果找到樂趣，有平台的話，就一定會出現新星。



《孔雀》演出現場，春天到了，萬物復甦。 霍蓉 攝



楊麗萍和演員們一起排練《孔雀》。 肖全 攝